

托爾斯泰與佛經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途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十月 再版

托爾斯泰與佛經

每冊定價一角

編述者 胡寄塵先生

出版者 世界佛教居士林
上海開北新民路

印送者 江會林居士

印刷者 國光書局
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

流通者 各地佛經流通處

電話四三七四三號

托爾斯泰與佛經目錄

顯蔭序·····	二
自序一·····	四
自序二·····	五
第一章 緒言·····	一
第二章 托爾斯泰寓言與佛經之比較·····	五
第三章 並非翻譯·····	一九
第四章 不是偶然相同·····	二〇
第五章 托爾斯泰從佛經中得來的一部份思想·····	二八
第六章 結論·····	三六

序

現在世界上有知識的人，大家都承認『佛法』是遠東文化的明星；大家都知道『佛法』和人類的行爲上精神上，都有密切關係。所以要養成有道德的行爲，謀求精神上的慰藉，非研究佛法不可；就是宗教哲學科學文學各方面，要想達到圓滿究竟的地位，也是非研究佛法不可。但是近學問家，思想家，沒有明白確實的證據，一般人那裏肯信佛法有怎樣價值呢？請大家讀胡寄塵先生的哲作，托爾斯泰與佛經一篇就知道鼎鼎大名的托爾斯泰，其學說也有從佛經得來的；乃麼他的思想哲理，也可比例而知了。我們更希望胡先生除將文學的考證外，更進爲哲理的

研究。拿佛經裏頭的精意，一一介紹於人羣；叫人人都知道宗教哲學科學的真義，乃就明白佛法是高妙，圓融，究竟爲學術思想界放大光明，望大家勇猛！精進！

中華民國十二年仲秋顯蔭

自序一

我將這本小冊子編成了以後，將我編這書的旨趣，和經過，約略向讀者說一說：

我的惟一的旨趣，便是要讓一般的人知道，托爾斯泰的思想，有一部分是從佛經中來的。但是讀托氏的書的人，往往不讀佛

經；而讀佛經的人，又往往不讀托氏的書，所以這件事，從來沒人說起過。

我以爲持冷靜的態度，研究各個著名學者的思想的來歷，乃是我們應該有的事。若必欲斤斤於西方化，或東方化；則所見太小，我所不取了。

這書編成以後，曾逐日載在時事新報上題名『托爾斯泰抄襲佛經』，載完了後；又將他刪改一過並將題目改爲『托爾斯泰與佛經』；由世界佛教居士林印成小本，以廣流傳。

其他應說的話，在後面已經說過了，這裏不再說了。

民國十二年九月胡懷琛書於上海

自序二

在我將這本小書編成以後，由李經緯居士紹介，就正于顯蔭法師，並承法師替我做了一篇序。又指示我書中第四章裏所引兩個寓言，也是抄襲佛經，並非偶然相同。他的原函道：

第四章「水神和珍珠」一條，和佛經中「太子掬海求珠」，其意完全相同。「盲人和牛乳」一條，和佛經裏「牛乳雪冷鵲動」之喻相同。從此看起來，這兩條也是抄襲，不是大意偶然相同了。

可知托氏剽竊佛經之處甚多，不止如胡先生所引幾條。吾們多讀佛經，就知道了。

我很感謝顯蔭法師指教我的話！一方面也應該將我的原文改正。但既已編成，改正頗費工夫。只好姑仍其舊；而將法師指示我的話，寫在這裏，做第二篇序文。

再者：托氏剽竊佛經無人知道，因為讀佛經的人，往往不讀托氏之書；讀托氏之書的人，又往往不讀佛經。所以這件事沒人知道。今日被我發見了，可算是偶然的事。在我未經證明以前，我做夢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托爾斯泰，他的思想乃有許多是從佛經中來的。

胡懷琛自序。

托爾斯泰與佛經

胡懷琛編

第一章 緒言

俄國著名的哲學家，托爾斯泰，差不多全世界上的人，沒有那個不知道他的。

在俄國以外的歐洲各國，崇拜托氏，（托爾斯泰的簡稱，下文仿此，）以爲他的學說，有些東歐的彩色；却不曾知道他這種東歐彩色，完全是遠東的彩色，也就是印度的彩色。

我說這話，不是沒有證據的，我所見托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中

一部份寓言，有一部份的思想，是從佛經中得來的；而且有一部份，簡是抄襲佛經。我們從此，可以知道托爾斯泰的哲學，所受的佛經的感化是很深的了。爲甚麼西方的人大概都知道托爾斯泰，却不知道佛經呢？我所以特爲來說明這一件事。

所謂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，我是沒看見他的原文，不過是看見譯本；現在先要說明白這種譯本可信不可信。據我看來，這種譯本是很可信的。

這種譯本，是唐小圃從東文翻出來的。東文本是日本昇曙夢編譯的，唐君譯本，是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二年出版的。

唐君的著作很多，有家庭童話等等，早已風行於世。昇曙夢是日本的一個著名文學家，關於托氏的書，他譯的尤多。唐君及昇曙夢，都可以相信，況唐君自序裏，也有一段說道：

我繙這本書的時候，凡遇着日本文不甚明瞭的地方，全賴百生霈霖，趙生雨晴，替我用俄文本考校；因此錯誤之處，或者較少，

這可見唐君的譯本，是拿俄文原本參校過的。唐君自序裏又有一段，說明日文本的來歷，可以表明他對於這書，非常的鄭重。他說道：

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，本來沒有專書：在他的全集裏，也是東一篇，西一篇的。自日本昇曙夢氏編成托爾斯泰物語，（世界少年文學名作集第二卷，一千九百十九年，東京家庭讀物刊行會出版）纔有集合的本子，我編的這本書，也是用昇曙夢的書作藍本，不過有移置的地方。

昇曙夢原書，分「故事」「物語」「民話」「三編」；本書分「故事」，「「物語」，「「寓言」，「「民話」「小說」五編，「寓言」一編，完全是增加的，（從昇曙夢編譯的俄羅斯童話集中採出。）「故事」編裏，也有增加的。「小說」編是從原書「物語」編內移

置的。

以上既說明了唐君的譯本，是很可信的了：如今再說抄襲佛經的一部，只拿唐君譯本和佛經的原文來對照，便可以知道的。無論如何，中國繙譯佛經，總在托氏以前一千多年；佛經流入歐洲，也比托氏爲早。這一層想大家知道，更無須聲明的。

下章所引百喻經，據金陵刻經處的本子。所引雜譬喻經，是據頻伽精舍大藏經的本子。原書具在，可以覆按。

第二章 托爾斯泰寓言與佛經之比較

(一) 蛇頭和蛇尾(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一頁)

有一條蛇，他的頭，和他的尾巴，爭着要在前面走；因此兩下裏，爭論起來。蛇頭說道：

「你在前邊走，可不成啊！你不是沒有眼睛，又沒有耳朵嗎？

」

蛇的尾巴說道：

「不對！不對！我雖然沒有眼睛和耳朵，然而我有力量。你仔細想一想！究竟是仗着誰才能動呢？我若繞在樹上，你想向前走一寸，也未必成罷？」

兩方面，爭論了許久，不分勝敗。後來蛇頭說道：

「要是那麼着咱們分開罷！」

蛇頭說完，那蛇的尾巴 便離開蛇頭去了。牠既然離開蛇頭，不多時，便跌到一個窟窿裏去了。

（一）蛇頭尾共諍喻（雜譬喻經五頁）

昔有一蛇，頭尾自相與諍，頭語尾曰：「我應爲大」尾語頭曰：「我亦應大。」頭曰：「我有耳能聽，有目能視，有口能食，行時最在前，是故可爲大，汝無此術，不應爲大」尾曰：「我舍汝去，故得去耳；若我以身繞木三匝，三日而不已 頭遂不得求食，饑餓垂死」頭語尾曰：「汝可放之，聽汝爲大，」尾聞其

言，卽時放之，復語尾曰，「汝既爲大，聽汝在前行，」尾在前行，未經數步，墮火坑而死。

(二)分配遺產(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四頁)

有一個老翁，有兩個兒子。這老翁，臨死的時候，把兩個兒子，叫了過來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「我死了以後，所有我遺留下的財產，你們兩個人，每人平分一半！」

老翁囑咐完了，便死了，兩個兒子，把父親葬埋了以後，便商量遵着父親的遺言，平分遺產；但是他們始終分不公平。雖然

起了多少的爭論，還是分不成功，他們兄弟兩個，自己知道智慧不足，便一齊跑到鄰家，向鄰人去請教。鄰人向他們問道：

「你父親，到是怎樣囑咐你們的呢？」兄弟兩個，一個說道：

「我父親說的是：所有的財產，全都是平分一半。」

鄰人聽了，心中思索了半天，一邊思索，一邊點頭；等了一會兒，然後說道：

「既是那樣囑咐的，還有甚麼爭論的呢？你們就照着他囑咐的話，甚麼衣服呀，甚麼器具呀，甚麼家畜呀，全都分成兩半就成了：你們就這樣辦罷！」